



除、谣”八个细分工作组搬到观众面前的时候，还是有被震撼到。当受害人轻轻抬手扫描某个弹窗二维码的时候，他或许不能想象，手机屏幕的另一端是千百个闪烁着荧光的电脑屏幕，无数对话框在弹进弹出，“千门八将”守在那里挖坑刨井守株待兔——试问你一个人，怎么玩得过一个专门研究你的团队？

导演说，他觉得电影分两类，一类跟观众的生活很接近，看的是那种熟悉和共情；还有一类跟观众的距离很遥远，会有一种猎奇感。《孤注一掷》属于后者，需要重塑观众认知以外的世界，汲取大量的新闻素材，综合起来，浓缩成一两个小时的电影。“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，非常重视一个关键词叫逼真，不光是人性的逼真，还有造景、服装，方方面面的逼真。”越是猎奇，越要逼真，才有说服力。为此，剧组从反诈警察和受害者中获得了海量的信息和丰富的细节，“这些细节是作为一个导演、编剧，自己在办公室里不可能想象到的。”

电影中，诈骗工厂揭开神秘面纱，露出一幕幕诱人而危险的奇观：狭窄房间内钞票铺天盖地飞舞，引人走向罪恶；满墙手机屏幕不间断地闪烁，大小筹码被金钱欲望镀上诱人色泽；牌桌前一字排开的美女荷官在线发牌，令人目不暇接……而这背后是剧组对近三年来几乎所有相关新闻、照片、视频的全面掌握。

片中，张艺兴饰演的程序员，被高薪职位诱骗到海外的诈骗园区。他的这个角色，现实中也有依据——导演曾给了他一块 1T 容量的硬盘，里面装满了相关新闻和海量视频，又带着他去见一位网络安全顾问——这位顾问的同事，就在 5 年前被骗到了国外，至今仍然被困，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“小头目”，但可能“永远回不来了”。

王大陆饰演的受害者“阿天”，被骗 800 万元，走投无路跳楼自杀，这个角色的原型也来自于导演提到的朋友的朋友——“他是一个北京人，家里有房子、小康家庭，根本就不缺钱。2020 年疫情期间，也是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非常泛滥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刷手机。他误打误撞地安装了一个博彩软件，结果玩了没几天之后就上瘾。上瘾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赚钱，他一直在赚，但很难提现，慢慢变成不停地地下注，他对钱的概念都变成了网上那些电子币，变得很抽象……但一旦下了大钱，那就是诈骗集团要收网的时候了。这个朋友前前后后被骗了 50 万元，虽然以他自己的财力和家庭环境，是可以支付和偿还的，但最后仍然采取了自杀的极端手段，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损失；另外一方面是这种智商的羞辱，他们受不了这种侮辱。”

最初，剧本的主角只有张艺兴饰演的程序员“潘生”和金



张艺兴饰演的程序员“潘生”。

晨饰演的性感荷官“梁安娜”，但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研以后，主创发现，这两个角色完全不足以描述出整个网络诈骗的生态。“其实这个犯罪生态，涉及到困在里面去实施诈骗的人、组织大家进行诈骗的头目，还有诈骗的中间环节，就是每次骗到钱了怎么去分散、怎么去洗，还有最直接的受害者，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。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剧本，就是通过四个角度来描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态。”

电影里，以王大陆为代表的“大鱼”上钩，一秒被坑 800 万元后，跳楼自尽。父母在痛哭流涕，与此同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诈骗窝点，却高高放起百支烟花，点亮整个村的夜空——村里的人见怪不怪，连小孩都跑出来欣赏烟花，“骗到几百万就放几百响”，老规矩了。在这个烟花不断的村里，800 万元黑钱半小时内就能被拆分成一张又一张普通的银行卡，消失在人海中，变得难以溯源，那些骑着摩托车手持银行卡接力的人，甚至比诈骗团

金晨饰演的性感荷官“梁安娜”。

